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广告宣传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六十八輯  
沈雲龍主編

太炎先生自訂年譜

章炳麟著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太炎先生自定年譜

附：章太炎先生事畧

太炎先生自述學術次第

太炎先生著述目錄

# 太炎先生自定年譜

## 目次

### 篇首

挿圖 遺像二 遺墨二

一歲至三十歲（一八六八—一八九七）……………一—六

三十一歲（一八九八）……………六—七

三十二歲（一八九九）……………七

三十三歲（一九〇〇）……………七—八

三十四歲（一九〇一）……………八

三十五歲（一九〇二）……………八—九

三十六歲（一九〇三）……………九—一〇

三十七歲（一九〇四）……………一〇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太炎先生自定年譜

二

三十八歲	(一九〇五)	.....	一〇
三十九歲	(一九〇六)	.....	一〇—一一
四十歲	(一九〇七)	.....	一一—一二
四十一歲	(一九〇八)	.....	一二—一三
四十二歲	(一九〇九)	.....	一三
四十三歲	(一九一〇)	.....	一三一—一四
四十四歲	(一九一一)	.....	一四—一七
四十五歲	(一九一二)	.....	一七—二〇
四十六歲	(一九一三)	.....	二〇—二四
四十七歲	(一九一四)	.....	二四—二五
四十八歲	(一九一五)	.....	二五—二六
四十九歲	(一九一六)	.....	二六—二九
五十歲	(一九一七)	.....	二九—三三

五十一歲 (一九一八) .....	三三一—三三九
五十二歲 (一九一九) .....	三九一—四二二
五十三歲 (一九二〇) .....	四二一—四五
五十四歲 (一九二一) .....	四五—四七七
五十五歲 (一九二二) .....	四七—四八

附錄一

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 .....	燕京學報 .....	四九—五〇
餘杭章先生墓志銘 .....	汪東 .....	五一—五二

附錄二

太炎先生自述學術次第 .....	五三一—六八
------------------	--------

附錄三

太炎先生著述目錄初編 .....	潘承弼 沈廷國 朱學浩 徐復
------------------	----------------

太炎先生自定年譜

四

凡例.....六九

已刊之部

專著.....七〇—七七

論文.....七八—八七

文學.....八七—一〇六

未刊之部

專著.....一〇七—一〇八

論文.....一〇八—一〇九

序跋.....一〇九

書札.....一〇九—一一〇

傳狀.....一一〇—一一一

碑誌.....一一一—一一二

贊誄.....一一二

壽序.....一一二

雜記.....一一二—一一三

詩.....一一三



講稿……………一二四—一二八

### 太炎先生著述目錄後編

專著……………一一九—一二二

論文……………一二三—一二八

序跋……………一二八—一三〇

書札……………一三〇—一三四

碑傳……………一三四—一三五

雜記……………一三五—一三六

別錄……………一三六—一三八

詩賦……………一三九—一四〇

連語……………一四〇

講稿……………一四〇—一四一

太炎先生著述目錄補遺……………沈廷國……………一四一—一四二

太炎先生自定年譜

六



麟 炳 章

1868—1936



同盟會時代之章炳麟

使文質與廢若書居之與墨若大山之與深壑雖雖空可  
 矣愛不斗絕故與之涉隨以道古荀子之道古聲則凡非  
 雅聲者舉廢之則凡非舊文者舉息祇用則凡非舊者  
 舉毀以是不過三代不貳後王矣何古之足道曰  
 近古曰古夫古曰新蔡文理于新不能無因近古曰後王  
 所謂後王者上非文武下非始皇帝何者一棧七雄共  
 之令廢秦雖得陳寶六國未一拱抃未辨郊說未辨其  
 天下之君安在仲尼有言夏道不亡高德不作商德不亡  
 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之作以黑綠不足代

章炳麟遺墨之一

觀覽太保及孫嗣封像

我王春秋旣錄房建州表改旣保  
漢宣冊也新周紋國以重秀芬賢子  
再授東魯遺像王岳恨未同舟  
身共會以盡規肩兩揆存乘城暫  
騎跨廣外招魂為觀難回由陶潛自  
向門傳孝道器至梅閑至今尊

徐氏張示章物新圖

章炳麟遺墨之二

# 太炎先生自定年譜

清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一歲

余先自分水遷餘杭，距今幾五百年。曾祖諱均，字安圃。祖諱鑑，字聿昭。考諱濬，字翰香。是歲十一月三十日（一八六九年一月十二日）生。

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年）二歲

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年）三歲

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年）四歲

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五歲

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年）六歲

始就傳。

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年）七歲

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年）八歲

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年）九歲

外王父海鹽朱左卿先生諱有虔來課讀經，時雖童穉，而授音必審，粗爲講解。課讀四年，稍知經訓。暇亦時以明清遺事及王而農、顧寧人著述大旨相曉，雖未讀其書，聞之啓發。

光緒三年（一八七七年）十歲

光緒四年（一八七八年）十一歲

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年）十二歲

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年）十三歲

外王父歸海鹽，先君躬自督教。架閣有蔣良騏「東華錄」，嘗竊窺之。見戴名世、呂留良、曾靜事，甚不平，因念「春秋」賤夷狄之旨。先君不知也。家故藏書，遭亂散盡，先君時舉目錄示之。稍課律詩及科舉文字，余慕爲古文辭，見天啓、崇禎人制義，稍可之，猶以爲易。先君誨之曰：「爾文思侷儻，學古非難也；以入制義，則非童子所應爲。」由是稍就繩墨，然終不意。

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年）十四歲

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年）十五歲



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年）十六歲

先君命赴縣應童子試，以患眩厥不竟，先君亦命輟制義，頗涉獵史傳，瀏覽老莊矣。

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年）十七歲

初讀四史、「文選」、「說文解字」。自是廢制義不爲。

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年）十八歲

初讀唐人「九經義疏」。時聞說經門徑于伯兄鏡，乃求顧氏「音學五書」、王氏「經義述聞」、郝氏「爾雅義疏」讀之，即有悟。自是壹意治經，文必法古。眩厥未愈，而讀書精勤，晨夕無間。逾年又得學海堂「經解」，以兩歲袖覽卒業。

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年）十九歲

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年）二十歲

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年）二十一歲

是時袖讀經訓，旁理諸子史傳。始有著述之志。

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年）二十二歲

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年）二十三歲

太炎先生自定年譜

四

正月，先君歿。遺命以深衣斂。既卒哭，肄業詁經精舍；時德清俞蔭甫先生主教，因得從學。並就仁和高宰平先生問經；譚仲儀先生問文辭法度。同學相知者，楊譽龍雲成最深。是歲求「通典」讀之，後循爾凡七八過。

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年）二十四歲

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年）二十五歲

納妾王氏。

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年）二十六歲

女姦生。

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二十七歲

始與錢唐夏曾佑穗卿交。穗卿慧辯，一時鮮匹，亦多矯怪之論。

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二十八歲

先妣朱太夫人歿。

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二十九歲

遷居會城。作「左傳讀」。余始治經，獨求通訓故知典禮而已；及從俞先生游，轉益精審，然

終未窺大體。二十四歲，始分別古今文師說。譚先生好稱陽湖莊氏，余侍坐，但問文章，初不及經義。與穗卿交，穗卿時張公羊、齊詩之說，余以爲詭誕。專慕劉子駿，刻印自言私淑。其後徧尋荀卿、賈生、太史公、張子高、劉子政諸家左氏古義，至是書成，然尙多凌雜，中歲以還，悉刪不用，獨以「叙錄」一卷、「劉子政左氏說」一卷行世。

初，南海康祖詒長素著「新學僞經考」，言今世所謂漢學，皆亡新王莽之遺；古文經傳，悉是僞造。其說本劉逢祿、宋翔鳳諸家，然尤恣肆。又以太史多據古文，亦謂劉歆之所闖入。時人以其言奇譎，多稱道之。祖詒嘗過杭州，以書示俞先生。先生笑謂余曰：「爾自言私淑劉子駿。是子專與劉氏爲敵，正如冰炭矣。」祖詒後更名有爲，以公車上書得名。又與同志集強學會，募人贊助，余亦贈幣焉。至是，有爲弟子新會梁啓超卓如與穗卿集資就上海作「時報」，招余撰述，余應其請，始去詒經精舍，俞先生頗不懌。然古今文經說，余始終不能與彼合也。

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三十歲

春時在上海，梁卓如等倡言孔教，余甚非之。或言康有爲字長素，自謂長于素王。其弟子或稱超回軼賜，狂悖滋甚。余擬以向栩，其徒大愾。會平陽宋恕平子來，與語，甚相得。平子以瀏陽譚嗣同所著「仁學」見示，余怪其雜糅，不甚許也。平子因問：「君讀佛典否？」余言：「穗卿嘗勸購覽，畧涉「法華」、「華嚴」、「涅槃」諸經，不能深也。」平子言：「何不取三

論讀之。」讀竟，亦不甚好。時余所操儒術，以孫卿爲宗，不喜持空論言捷徑者。偶得「大華起信論」，一見心悟，常誦誦之。

時新學初興，爲政論者輒以算術物理與政事並爲一談。余每立異，謂技與政非一術，卓如輩本未涉此，而好援其術語以附政論，余以爲科舉新樣耳。唯平子與樂清陳黻宸介石持論稍實，然好言永嘉遺學，見事頗易。余所持論不出「通典」、「通考」、「資治通鑑」諸書，歸宿則在孫卿韓非。康氏之門，又多持「明夷待訪錄」。余常持船山「黃書」相角，以爲不去滿洲，則改政變法爲虛語，宗旨漸分。然康門亦或儻言革命，逾四年始判殊云。

女孺生。

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三十一歲

初，余持「春秋左氏」及「周官」義，與言今文者不相會。清湖廣總督南皮張之洞亦不喜公羊家，有以余語告者，之洞屬余爲書駁難。余至武昌，館鐵政局。之洞方草「勸學篇」，出以示余。見其上篇所說，多效忠清室語，因答曰：「下篇爲翔實矣。」梁鼎芬者，嘗以劾李鴻章罷官，在之洞所，倨傲，自謂學者宗。余聞鼎芬先與合肥蒯光典爭文王受命稱王義，至相箠擊，因謂鼎芬不識古今異法。一日聚語，鼎芬頗及左氏、公羊異同。余曰：「內中國，外夷狄，「春秋」三家所同。弑君稱君爲君無道，三家亦不有異。實錄之與虛言，乃大殊耳。」他日又與

僑輩言及光復，鼎芬甚焉。未幾，謝歸。

其秋，康有爲得清主寵任，以變政獲罪。清廷稱朝野論議政事者爲新黨，傳言將下鈞黨令，羣情惶懼，日本人有與余善者，招游臺灣。九月，攜家南渡。時伯兄年四十七，無所出，撫頰爲己女以歸。

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三十二歲

臺灣氣候蒸濕，少士大夫，處之半歲，意興都盡。五月，渡日本，游覽東西兩京。時卓如在橫濱，余往候之。值清廷遣劉學詢、慶寬等攝錄康梁，爲東人笑。香山孫文逸仙時在橫濱，余于卓如坐中遇之，未相知也。七月，返至上海。識康氏弟子唐才常，才常方廣糾氣類，期有大功，士人多和之者。

女孿生。

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三十三歲

清自誅竄康梁以後，與外人尤相忌，剛毅用事，遂有義和團之變。其夏，宛平不守，清太后、清主西竄長安。唐才常知時可乘也，與僑人容闈召集人士宣言獨立，然尙以勤王爲名，部署徒衆，欲起兵夏口。余謂才常曰：「誠欲光復漢續，不宜首鼠兩端自失名義。果欲勤三，則余與諸君異趣也。」因斷髮以示決絕。未幾，才常于夏口就戮，鈞黨甚亟，其徒皆竄日本。余亦被

連染，然以素非同謀，不甚愜懼。是歲，孫逸仙亦起兵惠州，旋敗退。

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三十四歲

才常既敗，余歸鄉里度歲。正月朔旦，友人廬江吳保初君遂遣力急赴余宅曰：「蹤迹者且至矣，亟行。」余避之僧寺，十日。知無事，復出上海。平子及諸友皆相見慰問，君遂終以明哲保身相勉。余曰：「辨髮斷矣，復何言！」平子笑曰：「君以一儒生，欲覆滿洲三百年帝業，云何不量力至此，得非明室遺老魂魄馮身耶。」余亦笑。會蘇州東吳大學求教員，君遂言：「是有美洲教士任事，君往就之，或得其力，」乃赴蘇州。時俞先生篤老，往謁，先生督教甚厲。對曰：「弟子以治經侍先生。今之經學，淵源在顧寧人，顧公爲此，正欲使人推尋國性，離漢虜之別耳，豈以劉殷、崔浩期後生也。」遂退。

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三十五歲

去冬自蘇州返鄉里。正月朔旦，君遂又遣力走赴余宅曰：「聞君在東吳大學，言論恣肆。江蘇巡撫恩銘赴學尋問，教士辭已歸，懼有變。亟往日本避之。」于是東渡。時孫逸仙方在橫濱。湖南秦遜力山者，故唐才常黨，事敗東走，卓如不禮焉。往謁逸仙，與語，大悅。余亦素悉逸仙事，借力山就之。逸仙導余入中和堂，奏軍樂，延義從百餘人會飲，酬酢極歡。自是始定交。力山又言：「同舍生有張溥者，直隸滄州人，年甫弱冠，而志行甚堅，僕與偕來就君。」及

見，甚奇之。溥字溥泉，後更名繼，字溥泉云。力山初與蔡鏗松坡同事卓如，其後力山主光復，而松坡隸保皇黨，意趣不協。余與力山發起中夏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力山招松坡同往，松坡痛哭不肯與。余留日本三月，復歸。旋返鄉里。

余始著「趨書」，意多不稱。自日本歸，厓居多暇，復爲刪革傳于世。初爲文辭，刻意追躡秦漢，然正得唐文意度。雖精治「通典」，以所錄議禮之文爲至，然未能學也。及是，知東京文學不可薄，而崔實、仲長統尤善。既復綜核名理，乃悟三國兩晉間文誠有秦漢所未逮者，于是文章漸變。

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三十六歲

妻王氏歿。

清翰林院編修山陰蔡元培鶴碩初爲上海南洋公學教員，余因友人蔣智由觀雲識之。會公學生與任事者交惡，相率退學，鶴碩就租界設愛國學社處之。招余講論，多述明清興廢之事，意不在學也。溥泉與巴人鄒容威丹自日本歸，長沙章士釗行嚴亦來。三人皆年少英發，余以弟畜之。威丹著書稱「革命軍」，屬余爲序。行嚴亦就「蘇報」昌言革命。學社諸子又時會林下演說，遠近和者浸衆。適康有爲騰書主君主立憲，力護清虜，余作書駁之。侵尋聞于清廷。清廷責兩江總督魏光燾不覺察，甚厲。光燾遣候補道俞明震赴上海查辦，余與威丹就逮，羈繫租界。時

五月上旬也。清廷求各國領事引渡，不許。願以滬寧路權易之，亦不許。余駁康書雖無效，而清政府至遣律師代表，與吾輩對質，震動全國，革命黨聲氣大盛矣。

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年）三十七歲

羈繫逾歲，獄猶未決，清廷復要各國公使雜治。是年三月，上海縣知縣赴會審公廨，攝余與威丹聽判。知縣宣讀外務部會同各國公使判文：「章炳麟監禁三年，鄒容監禁二年，許以羈繫時日作抵，期滿後不得駐上海租界。」時清廷自處原告，故不得不假判決于各國公使，然自是革命黨與清廷居然有敵國之勢矣。聽畢，入外人所置獄中。獄吏課以裁縫役作。友人或求納致書籍，獄吏許之。始余嘗觀「因明入正理論」，在日本購得「瑜伽師地論」，煩擾未卒讀，羈時友人來致：及是，並致金陵所刻「成唯識論」。役畢，晨夜研誦，乃悟大乘法義。威丹不能讀，年少剽急，卒以致病。

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三十八歲

在獄研誦「瑜伽師地論」。威丹獄期將滿，春正月，病溫，醫師以爲必死。二月，就會審公廨保釋，得諾。出獄前一日，攝赴工部局醫院，醫師予藥一函，歸服之，夜半即死。明旦，余往撫其屍，口張目視，慟不能出聲。哺時輿屍出獄，上海劉季平捨地葬焉。

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三十九歲



在獄研誦「瑜伽師地論」。五月，期滿出獄。同志自日本來訝。時孫逸仙與善化黃興克強，已集東京學子千餘人設中國同盟會，倡作「民報」，與康氏弟子相詰難。主之者，溥泉及桃源宋教仁遜初、番禺胡漢民展堂、汪兆銘精衛、朱大符執信也。余抵東京，同志迎于錦輝館。來觀者七千人，或著屋檐上。未幾，以壽州孫毓筠少侯之請，入同盟會，任「民報」編輯。余以胡汪詰責卓如，辭近詬誶，故持論稍平。湖南徐佛蘇來道卓如意，欲爲調停。克強不許。其冬，「民報」報置滿一歲，赴錦輝館慶祝，觀者萬人。是時東京人材最盛，滿洲人留學者至匿姓名不敢言。國內學子以得「民報」爲幸，既禁之，轉益珍重，化及全域，江湖書帥皆願爲先驅。而湖南陳天華亦著小冊稱「猛回頭」，潛輸內地，重摹至十餘次。威丹所作「革命軍」者，則直銀二十兩云。天華後以憂憤蹈海死，不與其成，可惜也。

是歲義軍起萍鄉。安化李燮和柱中所爲也。

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四十歲

逸仙自南洋還東京，作青天白日旗，張之壁上。克強欲作井字旗，示平均地權意。見逸仙壁者物，爭之曰：「以日爲表，是效法日本，必速毀之」。逸仙厲聲曰：「僕在南洋，託命于是旗者數萬人。欲毀之，先擯僕可也。」克強怒，發誓脫同盟會籍。未幾，復還。時日本人入同盟會者八人，自相克伐。漢人亦漸有同異。孫、黃、胡、汪南行，遜初亦赴奉天。數月，遜初復來

。同志閻逸仙與日本西園寺侯陰事，漸相攻擊，異議始起。

寶慶譚人鳳石屏來。石屏于同志年最長，蒼艾骨體，有湘軍風。是歲山陰徐錫麟伯蓀刺殺清安徽巡撫恩銘。伯蓀性陰鷲，志在光復，而鄙逸仙爲人，余在獄時，嘗一過省，未能盡言也；後以道員主安徽巡警學堂，得聞遂誅恩銘，爲虜所殺。其黨會稽陶成章煥卿時在日本，與余善，煥卿亦不惡逸仙。而李柱中以萍鄉之敗，亡命爪哇，煥卿旋南行，深結柱中，遂與逸仙分勢矣。

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四十一歲

初，孫黃之南也，以同盟會事屬長沙劉揆一林生。林生望淺，衆意不屬。既與逸仙有異議，孫黃亦一意規南服，不甚顧東京同志，任事者次第分散。溥泉以言社會主義爲日本法官逮捕，脫走歐洲。遜初貧甚，常郁郁，醉即臥地狂歌，又數向民報社備婢乞貸。余知其事，曰：「此爲東人笑也。」急取社中餘資贖之。然資金已多爲克強移用，報社窮乏，數電告逸仙，屬以資濟，皆不應。其夏，克強襲破雲南河口，旋敗歸，抵東京，遜初不往見。余謂克強曰：「吾在此以言論鼓舞。而君與逸仙自交趾襲擊，雖有所獲，其實不能使清人大創，徒欲使人知革命黨可畏耳。愚意當儲蓄財用，得新式銃兩三千枝、機關銃兩三門，或可下一道數府，然後四方響應，藉羣力以仆之。若數以小故動衆，勞師費財，焉能有功。」克強未應。余又言：「遜初在稠人

中，粗有智畧。君來何不就與計事。」克強遽曰：「人云遜初狂，下視僕輩；聞其言曰：『不殺孫黃，大事不可就。』是何嫉我之深也。」余曰：「譏間之言，何所不至。遜初誠狂，嫉君則未也。」克強乃稍與遜初計事。頃之，清遣唐紹儀赴美洲，紹儀過日本，因稱日本當事封禁「民報」，使館亦遣人潛入報社下毒。社員湯增璧飲茗，幾死。余欲取紹儀，紹儀已去；因詣留學生總會館，自頗黎函中得紹儀像，擊墮地，蹴碎之。會清主、太后先後死，袁世凱罷，紹儀至美洲，亦無所就而返。

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四十二歲

「民報」既被禁，余閒處與諸子講學，克強復南。時東京同盟會頗蕭散，而內地共進會轉盛。共進會者，起自川湖間游俠，聞同盟會名，東行觀之，以爲迂緩，乃陰部署爲共進會，同盟會人亦多附焉。其魁則四川張百祥也。旋歸，衆益盛。後武昌倡義，卒賴其力。煥卿自南洋歸，余方講學，煥卿亦言：「逸仙難與圖事，吾輩主張光復，本在江上，事亦在同盟會先，曷分設光復會。」余諾之，同盟會人亦有附者，然講學如故。

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年）四十三歲

時東京與南洋聲聞轉疏，孫黃異議，逸仙亦他去。克強在香港，與丹徒趙聲伯先合。伯先始爲江蘇標統，練達戎事，以黨人見黜。南行與克強，石屏計事，欲自桂林起兵下湖南。議甚秘，

未行也。煥卿數言克強得伯先，事或可就；逸仙似無成者。余謂：「集黨數年，未有規畫，恐詒之後人耳。然清自袁世凱廢、張之洞死，宗室用事，人民胥怨，固不能久。粵人好利而無兵器，湘中朴氣衰矣，亦未必屬孫黃也。君以光復會號召，所謂自靖自獻，成敗利鈍，誰能知之。」

余學雖有師友講習，然得于憂患者多。自三十九歲亡命日本，提獎光復，未嘗廢學。東國佛藏易致，購得讀之，其思益深。始治小學音韻，徧覽清世大師著撰，猶謂未至。久乃專讀大徐原本，日繙數葉，至十餘周。以「說解」正文比較，疑義冰釋。先後成「小學答問」、「新方言」、「文始」三書，又爲「國故論衡」、「齊物論釋」，一應書亦多所修治矣。弟子成就者，新黃侃季剛、歸安錢夏季中、海鹽朱希祖逸先。季剛，季中皆明小學，季剛尤善音韻文辭。逸先博覽，能知條理。其他修士甚衆，不備書也。恨歲月短淺，他學未盡宜耳。

茲適嘉興龔寶銓未生。

### 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四十四歲

三月，克強集同志攻兩廣督署，不克，死者七十二人，所謂黃花岡之役也。是役使清大吏震怖，然同盟會才俊亦畧盡矣。伯先治軍嚴肅，爲廣州人忌，發憤致死，或疑爲被毒，煥卿尤恨之。石屏以廣州非用武地，轉向江漢，集中部同盟會，共進會人多附者。其夏，四川以爭鐵道事

，起者數十萬人。秋八月，武昌起兵。余時方與諸生講學，晨起，閱日報得之，不遽信。及莫，閱報，所傳皆同。一二日知鄂軍都督爲黎元洪，用事者則譚人鳳、孫武。孫武者，字堯卿，武昌人也，嘗抵東京，與同盟會，後兼隸共進會。余故識之，不意其能成此大事。嗣聞湖南，江西相繼反正，始輟講業。以上海未拔，不得遽返。九月，東南粗定，獨江寧未下，于是附輪歸國。十月，抵上海。是時江蘇有五都督，蘇州、江北、鎮江、上海、吳淞也，其他軍政分府又不與。上海都督陳其美者，字英士，歸安人。初英士與李柱中謀襲江南製造局，中柱不許，英士先率部黨突入，被獲。其黨叩首請柱中往援，柱中以湘軍從之，製造局官長散走，餘卒盡降。柱中日夜撫慰降人，疲極。英士乘其倦臥，集部黨舉己爲上海都督。柱中覺，大怒，欲攻之，懼爲清虜笑，乃率衆直走吳淞，亦稱都督。陳李交惡。余至，宿柱中軍府。念江蘇有五都督，而上海吳淞尤相逼，教柱中去督號，稱總司令，奉程德全爲江蘇全省都督。德全者，字雪樓，雲陽人也，故清江蘇巡撫，反正稱蘇軍都督，兵多，故余教柱中屬焉。柱中從之。煥卿先自爪哇歸，浙江已反正，舉山陰湯壽潛暨仙爲都督，以煥卿爲參議。蘇、浙、鎮江、吳淞諸軍方攻江寧，遜初自武昌來，道克強任漢陽總司令，得湖南援，可守。時南方獨有江寧未下，規模粗定，諸軍皆推武昌爲中央，遜初自許當爲執政，屬余作人物品目。余念同志中唯遜初畧讀政書，粗有方畧，然微嫌其脫易，似前世劉禹錫輩。時輩既無過遜初者，因爲宣布。未幾，漢

陽陷。余方在堯化門觀軍，歸次鎮江，聞耗。東人報言，晡時黃興當來過此，因留待之。舟過，遣同志往候，克強疑不敢見，乃歸上海。後三日，英士來言：「克強今詣余軍府，程都督亦至，特招君會議。」既至，余言江寧即下，當爲援鄂計。克強稱武昌絕地，赴援無益，不如北伐便。余言「天時向寒，南軍無裘褐；且兵寡不能與北軍相當，終當援鄂以固根本。聞漢陽破時，礮彈及武昌督府，然石屏等以獨力支柱，軍心不攜，焉有委棄理。」克強不可。雪樓雖是余說，而不敢口贊也。江寧既下，浙府屬余爲浙江代表。各省代表半已上武昌矣，其半尙留上海。克強欲自爲大元帥，代表多屈從之。議于江蘇教育會，蘇浙二都督亦至。余言克強功雖高，已受黎督委任爲漢陽總司令，不得與部將先帥；且前已推武昌爲中央，焉得背之。諸代表未有言。鰲仙稱浙江有事，遽引去。蘇軍偏將顧忠琛橫刀直入曰：「諸君議何故不決，吾軍人，不能容諸君猶豫。」諸代表皆起，決推黃興爲大元帥。余曰：「武昌先起，今處黎督何地。」乃推黎元洪爲副元帥。議罷，江蘇督部總務廳湖南章駕時聞之，怒曰：「南方倡義，可錄者兩大功耳：發難自武昌，下江寧者程公之力。黃興何故得先之？若然，吾將舉兵攻興。」克強大懼，讓大元帥于雪樓。雪樓初反正，尙不能制顧忠琛，亦不敢受。英士聞，遽以商團四十人護克強，其微識曰禁衛軍焉。後十餘日，代表先上武昌者皆返，以前所推舉非代表全體意，復上江寧，議于江蘇咨議局。主黃者猶未屈，諸軍詢，浙司令朱瑞尤憤。克強微知之，急請程湯陳

三督同赴江寧。浙軍黃鰲仙規避，語未終，英士狼狽走還上海。鰲仙許通情代表，終推黎元洪爲大元帥，黃興爲副元帥。以漢陽新破，北軍方逼夏口，武昌不可置政府，推副元帥就江寧組織內閣。克強欲入江寧，無應者。未幾，逸仙返。甫達岸，自言攜兵艦四艘至，且挾多金。又言戰則非吾所任，和則吾能任之。軍民惑焉，遂選孫文爲臨時大總統，黎元洪爲臨時副總統云。

### 中華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四十五歲

孫公子太陽曆一月一日就職。始行太陽曆，以江寧爲南京。時府中粵人與遜初不協，惡其兼政，用爲法制院總裁。克強任陸軍總長。政府號令，不出百里，孫公日騎馬上清涼山耳。

初，趙伯先之死，未有疑克強者也，煥卿不能分別，並惡之。至是，日與黃陳不合，自設光復軍總司令部于上海，募兵。余告之曰：「江南軍事已罷，招募爲無名。丈夫富有遠志，不宜與人爭權于蝸角間。武昌方亟，君當就鰲仙乞千餘人上援，大義所在，鰲仙不能却也。如此既以避偏，且可有功。戀此不去，必危其身。」煥卿不從，果被刺死。

煥卿既死，孫公延余至江寧，欲任爲樞密顧問，不能却。乃曰：「上海江寧，咫尺地耳。若有獻替，郵書半日即至，無必常宿直廬也。」因返上海。其夕，聞孫公以漢冶萍公司許日本松方正義合資，與盛宣懷同署名。時南通張謇季直被任爲實業總長，余就問其事；季直言：「有之

，吾亦不得不辭職矣。」余遽上書請速廢約，孫公以軍餉爲辭，往復數四，卒得請而廢約。初，克強在漢陽，視武昌諸將蔑如也。其義故淺躁者，欲因推克強爲都督以代黎公，未果。及漢陽敗，克強竄上海，武昌諸將其恨之，然未嘗怨孫公也。孫公初返國，不曉情僞。湖北參議員劉成禺馬生，時功攻季友皆同盟會舊人，說孫公宜寵異武昌諸將，勿令怨望。克強與湯化龍椽之。化龍者，以湖北諮議局議長起主民政，亦與諸將不善，隨克強下竄者也。孫堯卿至南京，不用。時黎公已被副選，諸將請仍稱大元帥。移書南京，稱湯化龍湖北逃官，不當任用。兩府之怨，自此起矣。清遣唐紹儀來議和，精衛力贊袁氏。余適與清故兩廣總督西林岑春煊雲階遇，雲階言：「在清宜死社稷，在南宜北伐，無議和理。」余頗是之。然以南府昏繆，自翦羽翼，不任變伐，假手袁氏，勢自然也，故持論頗同精衛。二月，清主退位。袁世凱被選爲臨時大總統，南政府將解，孫黃以袁氏難制，欲令遷都江寧以困之。余謂：「江寧僻左，不足控制外藩。清命雖黜，其遺孽尙在，北軍未必無思舊主者；重以蒙古東三省之援，死灰將復熾，賴袁氏鎮制使不起耳。一旦南遷，則復辟之禍作矣。」克強聞之，憤甚，與余辯難。且遣使者三人入宛平迎袁公南下，袁公亦誘致兵變以劫之，卒不能成言。夫假人威力以翦建夷，名實歸之，而又欲以小慧牽制，所謂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者矣。斯孫黃所以敗也。然克強辨義利，有常識，愛軍吏愈于孫公。袁公就職，余復被任爲高等顧問。四月，入都。時唐紹儀任內閣總理。遜初以農



林總長教紹儀製制公府，京師號爲唐宋內閣。共和初政，少年橫欲推致極端，以階級名號既廢，又欲黜蒙古王公封號，唐宋皆是之。余謁袁公曰：「蒙古何賴于中國。所倚者，諸子爭位，中國以冊立定之耳。今域中尚有土司，與王公何異。土司無封爵，而蒙古有封爵者，內外之異。然其有土長民一也。必欲廢之，則蒙古不爲我屬矣。」袁公以爲然。亦會漠北諸藩貳心于俄，故撫柔漠南爲慎。惜其後專意南征，棄漠北不顧。然熱河、察哈爾，綏遠盡設特別區域，漠南比于郡縣，袁公功不可沒。

初，同盟會著籍者不過二千人。自南都建立，一日附者率數千。武昌諸將，同盟會、共進會分處其半，以與南府不合，復立民社，與同盟會新附者競。余亦暫集人士爲統一黨；既入都，謀與民社合。清世所遺君憲黨人，亦欲藉民社庇蔭，民社許之。余知植黨無益，自是泊然矣。其後唐、宋罷政，同盟會收集小黨數區，合爲國民黨。民社已先改爲共和黨。二年春，君憲黨復自立，稱進步黨云。余嘗謂中國共和，造端與法、美有異。始志專欲驅除滿洲，又念時無雄異之士，則未有能削平宇內者。如是猶不亟廢帝制，則爭攘不已，禍流生民，國土破碎，必爲二三十處；故逆定共和政體以調劑之，使有功者得更迭處位，非曰共和爲政治極軌也。調劑敷衍，所謂以相忍爲國，起因既爾，終後即當順其塗徑，庶免敗績覆「夏」駕之禍。用人行政，亦有去泰去甚耳。急欲求治，其計已愚，况挾其私圖以黨相競爭乎。然時同盟會舊人尙忘其源，况